

相得“艺”彰：早期银行如何涉足艺术品金融

黄沂海

西风东渐,处于萌芽阶段的中国早期银行业趁势而为,借鉴海外金融业务模式和产品门类,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推出艺术品金融业务,满足了市场的融资与保藏需求,构筑了艺术与资本结合的萌芽形态。

鸦片战争以后,西方近代金融登陆中国,逐步渗透。尽管时局动荡,艺术品收藏市场仍显活跃,而一些颇有远见的银行利用自身资金和信誉的优势,介入艺术品金融业务,竞相推出艺术品抵押贷款、艺术品保管、艺术品代理交易等多项特定服务,不仅满足了部分高端客户的金融需求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流动与活跃,同时也拉升了诸如典当、保险、鉴定、拍卖等相关行业的联动发展,更为重要的是,由于银行资金的支撑保驾,使众多堪称“国之瑰宝”的艺术精品免于战争毁坏以及流失海外的风险。

早期银行“试水”艺术品质押业务,与清宫珍藏休戚相关,盐业银行无疑是国内同业中涉足该项业务的开山鼻祖。1913年,民国政府代理财政部长梁士诒建议设立盐务事业银行获准,两年后盐业银行总部在北京开张大吉,由袁世凯的表弟张镇芳出任经理,而张镇芳的公子,恰是后来成为收藏大家的张伯驹。

1912年清帝退位后,末代皇帝溥仪在内廷依然称孤道寡,封官赐谥,保持着的一个清王朝残留下来的“微型小朝廷”,小朝廷向民国临时政府移交了全国统治权,同时对以紫禁城为核心的皇家财产做了不彻底的分割。由于没有进行交接和签署有效的契约,故宫文物在缺少明确产权归属的情况下,事实上被皇室小朝廷所掌控。小朝廷依然维持着奢侈的皇家日常生活,民国政府每年拨给400万元经费如同杯水车薪,自然无法应付浩大支出。而且,民国政府自身财政困难,朝不保夕,屡屡拖欠经费,更是加剧了小朝廷的财政危机,只好向银行或商号典押借款或赊账。

这份小朝廷1917年初记载的欠账单颇能说明问题:欠恒利号商借垫银二十八万五千零五十五两九钱一分六厘八毫四丝;欠亨记号商借垫银六千八百五十二两六钱四分;欠大



盐业银行旧址



王一亭主持的上海豫园书画善会所在地

清银行借垫银十四万两,除欠内帑银七万五千六百两;除欠泰元号商借垫银九万六千零五十两二钱二分;尚欠交通银行借垫银三万九千六百两;除还尚欠中国银行浮借银三万六千两;新欠中国银行息借五十万元,计折合银三十六万两。

1924年5月31日,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岳乾斋与内务府大臣绍英、耆龄、荣源,签订了一份抵押借款合同。小朝廷内务府以金编钟、金册、金宝和其他金器作抵押,借款80万元,期限1年,月息1分。合同规定,40万元由16个金钟(共重111439两)作抵押,另外40万元的押品包括金宝10个,金册13个,金宝箱、金印池、金宝塔、金盘、金壶等(重量10969.796两),成色不足十成的金器36件(重量883.8两),镶嵌珍珠1952颗,宝石184块。此外,还有玛瑙碗等故宫珍品45件,以及一些瓷器、玉器、珐琅器。

盐业银行独具质押清宫藏品之“慧眼”,恐怕得益于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张伯驹。1927年,溥仪被逐出清宫,托人将五代关全《秋山平远图》、宋李公麟《五马图》、黄

庭坚《诸上座帖》和米友仁《姚山秋霁图》4件字画,拿到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申请办理质押贷款,银行经理朱虞生约张伯驹同往观看。“张伯驹闻讯大喜,劝银行经理(朱虞生)照单全收。”之后,清室无力还款,张伯驹和朱虞生拿押品作价抵账,张伯驹以15000元将米友仁《姚山秋霁图》与黄庭坚的《诸上座帖》收入囊中。同时,张伯驹善于利用“金融杠杆”为其字画收藏助力,他斥资购得《平复帖》、《游春图》等历代名家巨制,均通过向盐业银行陆续透支金额,至1945年已达40万元之多。抗战胜利后,国民政府不断出台货币政策,“通胀”成为家常便饭,继而引发贬值风潮,张伯驹在这时还清了盐业银行的透支款项。

除了办理众多清宫遗物的艺术品质押业务,盐业银行还为社会人士提供质押、寄存服务。1931年,近代藏书家、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秘书厅秘书的杨敬夫转营工商业,为了筹措资金,忍痛将所藏92种宋元精本,以8万元质押给盐业银行天津分行。后因到期无力赎回,在天津名流潘复、张廷谔等人的帮助下,组织存海

学社筹资从银行原价赎回,但其后仍存放于盐业银行内。

屈指数来,银行投入巨资建造保管箱库房,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,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客户提供艺术品保管服务。开办保管箱业务年代较早的当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,该行于1917年创设信托部,初期设施比较简单,仅置木质保管箱140余只,以后添置钢质保管箱200只,经逐年扩充增至1142只。1931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大楼落成,“鸟枪换炮”装置了巨大的保管箱库房,库房四壁以18寸厚钢板砌成,库门纯钢制成,重15吨,设有保管箱6300只,至1932年9月全部租出,供不应求。

当时沪上不少银行的保管箱业务理念领先,特色鲜明,在客户中享有盛誉:位于上海中心地标国际饭店地下的保管箱库系四行储蓄会(由盐业、金城、中南和大陆四家银行组成)建造,号称东亚“最坚固、最华丽、最完备”的金库,“供储户保存书画古董和珍宝契约之用”,因其地处黄金地段而受到客户青睐;大陆

银行自建洋灰钢筋洋楼和坚固库房,从德国专门订购纯钢库门以及美国最新式纯钢保管箱,“租价极廉,其尺寸大小皆备,异常安全,并于库外设有密室,以备顾客整理及捡取物品。手续简捷,办法严密”;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保管箱库设备为美国进口,库内备有不同型号的大、小保管箱1300个,库门上装有两具密码锁及定时开启装置,须双人会同,分别转动各自掌握的密码才能开启,具有极强的防火、防水、防潮、防爆功能,开张时以“减收半价”吸引顾客……据统计,至1949年,上海共有保管箱库36处,保管箱46000余只。

开设在上海江西中路200号的金城银行保管箱库,被视为民国时期甚为活跃的艺术品保管业务重地,这在吴门书画、鉴藏大家吴湖帆的《丑移日记》里可以找到详尽的记载。如1937年3月9日,记述了吴湖帆与夫人潘静淑“同至金城保管箱,取出汤叔雅《梅花双爵图》、梁楷《睡猿图》、金本清双钩竹石三画”;1939年2月27日又记:“上